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三十八回 從肝脾肺腎以求心 歷地水火風而證道

詩曰： 佛法甚微妙，人心要善參，  
風幡都不著，月指偶相關，  
設像無非影，忘言始見端，  
胡塗信心易，真實點頭難，  
退藏雖點點，幻出便般般。  
不具莊嚴相，誰能生喜歡，  
不標清淨理，豈不墮嗔貪，  
忽無還忽有，願作如是觀。

話說唐半偈，在蓮花西鄉以道法關正了冥報和尚從東之謬，遂辭別眾人，依舊上馬西行。行出村口，想著那笑和尚語言靈驗，定是一尊佛，還打算到草庵裡來叩問前程，誰知連草庵都不見了，方知是佛師指點，愈加驚喜，大家努力向前。朝山暮水，不知不覺又走了數日程途。唐半偈心無掛礙，在馬上觀看，見山浮瑞氣，水現祥光，一路上樹木不是瓊花便是瑤草，深樹中不是鶴舞便是驚飛，□分樂意，便對著小行者說道：「果然西方佛地風景不同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老師父怎又生起分別心來？依我看來，哪塊不是佛地？何處不是西方？到得心明性見，總都是本地風光。」唐半偈聞言有悟，連連點頭，又往前行。

忽行到一座亂山之下，往上一望，又無陸級可登，左右找尋，又無徑路行走，上上下下都是草木塞滿。唐半偈只得勒住馬與三個徒弟商量道：「此處路徑甚是從雜崎嶇，不知該走哪條？須要尋個土人問明白了，方可放膽前行。」小行者忙走上前東張西望，看不分明。正沒理會處，只聽得山裡頭隱隱有吹笛之聲。不一時，忽見岩樹中一個牧童兒，倒騎著一只黃牛走過嶺來。小行者忙招手叫聲：「牧童哥，這裡來。」那牧童聽見有人叫，連笛也不吹，帶一帶黃牛走下嶺來，到了唐半偈馬前，嘻嘻笑道：「老師父，我看你立馬不行，想是認不得路要問我了。」唐半偈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要問你，前去哪一條是路？」牧童笑嘻嘻道：「條條都是路。」小行者聽了接他道：「小村牛不要油嘴！可老實說這山叫做什麼山？周圍有多大？過去有多遠路徑？好走不好走？」那牧童就變了臉道：「你這個和尚也忒懶，你既不識路要求我指教，怎倒尖著嘴罵人？我方纔說條條都是路，怎見得是油嘴？怎見得不老實？」唐半偈忙忙安慰他道：「小哥，他是個粗鹵之人，你不要怪。且說這是什麼地方？」那牧童見唐長老說話和氣，方又笑嘻嘻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我這地方乃是大天竺國管下。這座山叫做雲渡山，周圍象羊腸一般，左一彎，右一曲，盤盤旋旋足有千里。若是識得路，一直去也只有百里之遙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這百里路也還平穩好走麼？」牧童道：「這卻定不得，若是心猿不跳，意馬馴良，不疾不徐的從去，便坦坦平平頃刻可到；倘遇著肝火動燒絕了棧道，脾風發吹斷了天街，腎水枯載不得張鷟之棹，肺氣弱御不得列子之車，就從小兒走到頭白，也只好在皮囊中瞎闖，若要出頭，恐無日子。」小行者聽了，忍不住笑將起來道：「師父，此去靈山不遠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此地若不與靈山相近，怎鄉下放牛小廝也會談起禪來？也罷！小村牛你既知道說這些蹊蹺話兒，我且捉你一個白字。有水方有渡，山又不是水，雲又不是船，這山什麼意兒叫做雲渡山？」牧童又笑嘻嘻說道：「你既要捉我的白字，必定也讀過幾句書。豈不聞孔夫子說的‘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’，你又不是我這裡人，又不知我這裡事，怎就尖著嘴植著耳朵逞能兒搶白人！」唐半偈見牧童說話有因，忙笑說道：「小哥不要理他，且對找說這‘雲渡’二字是個什麼意思？」牧童道：「若象這個人自作聰明，恥於下問，我怎肯對你說！因老師父是個好人，我只得說了。這座山雖看去醜醜醜醜，醜醜醜醜，內中卻實乾乾淨淨，倒是個成佛作祖的關頭，任是仙佛菩薩，少不得要往此中經過。此中卻有兩條路，有一等沒用的，安分守己，不敢弄玄虛，又怕傷天理，只得在山腳下一步一步挨了過去。雖磨腳皮，勞腿膀，也有走得來，也有走不到，卻未嘗跌倒，就是跌倒也還爬得起來；後來又有一等有本事有手段的能人，看見這條路走得辛苦，不肯去下功夫。又訪知山頂上有三點點小峰頭，緊緊與靈山相對，去來不過方寸，每每仙佛往來。

這些人不揣自家根基淺薄，也思量要學仙佛過去，卻不知這方寸中雖然不近不遠，另有實地可行，只管在那隔別中思量尋渡。你想山頂上又沒水，如何容得渡船？不意這班人左思右想，機巧百出，遂將天下金銀之氣聚斂了來，煉成一片五色彩雲，繫在兩山渡來渡去，所以流傳下來叫做個雲渡山。」豬八戒聽了忙插問道：「這雲渡有人渡麼？」牧童道：「怎沒人渡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渡得過去麼？」牧童道：「怎渡不過去？只要小心防跌，若跌倒便性命難保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不妨事，我走得極把穩。牧童哥，這渡在哪裡？就央你領我們去。」牧童笑嘻嘻說道：「這個渡乃聖凡交界，你四人尋不著渡口，在這邊踏破鐵鞋還只是四個失路的和尚；若指引你窺見源頭，一腳踏去便立地成四尊活佛了。怎看得這般容易！就要我指引，也須將些銀錢謝我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這牧童終是鄉下人，小眼薄皮！便領我們走過去，少不得還要走過來。據你說，這邊是和尚到那邊是佛，依我看來，和尚也只是我，佛也只是我，差些什麼就要詐人的錢財？」牧童笑嘻嘻說道：「是你不是你，我都不管，只是沒有錢誰肯引路？」豬八戒見牧童口緊，便對唐半偈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不要不言語。這山腳下的崎嶇路，這邊傾，那邊圪，草也不知多深，是最難走的，且有百餘里路，高一步，低一步，莫說挑行李，就是空身也覺費氣力，你不要不知人痛癢倒轉遠路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非我不知痛癢要轉遠路，但為僧之義須要腳踏實地，若夫空來巧去，實不願托足，況從前甘苦已經□萬八千，至此百里勤勞，又何足憚？」小行者聽了踴躍道：「到底師父是個聖人，說的是大道理。快走快走，不要被這牧童惑了！」豬八戒聽見叫走，發急道：「且問你，路在哪裡？要走你們自走，我是走不動，只好央牧童哥領了過渡去。」沙彌道：「你且消與師父、師兄爭得，只問你，這牧童要錢財，你將什麼與他，他肯領你過渡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他一個鄉下人能要多少？被囊裡老師父有件破衫子，丟與他便夠了；若不肯，還有個瓦鉢盂，前日因取水，口上碰缺了些，也沒甚用，再與了他，敢道也肯了。」牧童聽見又嘻嘻笑道：「我又不做和尚，要傳你的衣鉢做甚？我自去也！你們不許跟我來。」說罷，帶轉牛頭，竟往西山一直去了。初向路時，滿山都被茅草塞滿，沒處尋路；及自牛去，隨著牛的去處一望，忽隱隱現出一條路來。小行者心知牧童是個異人，忙叫道：「師父，前面有路了，何不快跟我來！」唐半偈抬頭一看，果見一條大路，滿心歡喜。遂將龍馬加上一鞭，相逐著小行者一路趕來。豬八戒還遲疑疑的觀望。沙彌早挑起行李說道：「二哥，走吧！□層梯子已上了九層，不要又生怠惰。」豬八戒聽了，不敢言語，跟著趕來。正是：

道只有身心，力從無懶惰，  
主人努力行，豈容奴坐臥！

卻說唐半偈追逐著小行者，若斷若續，遠隨牛跡趕過西山來，約趕有□餘里，望不見牧童，卻喜有路可走，便放下身心緩緩而行。不一時，沙彌、豬八戒也趕了上來，趕到面前，見唐半偈在馬上低著頭，也不知是念佛，也不知是觀心就象不見的一般，任那馬東一步西一步游衍而行。二人看見便不說甚的，竟急斗斗的奔向前去。又奔了有□餘里路，覺到有些吃力。豬八戒叫聲：「師弟，且把擔子歇歇！那老和尚全不知人的艱苦，他坐在馬上跑了一陣，跑得辛苦也就不耐煩，在馬上東統西統的打盹，我與你挑著這樣重擔子跑山路，便歇歇兒何妨？」沙彌道：「哥哥呀，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，各人走到了是各人的前程，莫要看樣。」豬八戒纔不言語。略歇一歇，豬八戒又埋怨道：「這曠野又沒人家，今日還不知要走到哪裡哩！」沙彌道：「你且莫慌，你看前面柳樹下白亮亮的象是一條河，莫不有水路？」豬八戒聽見，忙爬起來往前一望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果然是一條河路，快去尋船。」便搶了行李挑到河邊，見果然是一條河，又恰有一只大船泊在岸邊，便不管好歹，竟放下行李跳上船，連連用手招沙彌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！造化，造化！」沙彌走到看一看道：「哥呀！好便好了，是便是了，你且上岸來，還有事與你商量。」豬八戒又跳上岸道：「還有

什麼商量？難道現成船兒不自自在在坐去，轉奔奔波波的挑著重擔子跑山路，自尋苦吃！」沙彌道：「這不消說，但也要訪訪這條河可是往西的大路，倘或不是路，到不得靈山，見不得佛祖，求不得真解，成不得正果，便快活一時也無用。」豬八戒聽見，啞著口商量了半晌，因又咕噥道：「想將起來，這都是這些害了佛癆的識見，執著不化。若依我的主意，有這樣的好船兒坐在上面，一任本來，隨他淌到哪裡是哪裡，便不是大路，便到不得靈山，便見不得佛祖，便求不得真解，便成不得正果，也未嘗不是佛。何必定要自縛束定了轉移，不是弄做個一家貨！」沙彌道：「二哥莫說呆話，自古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自在怎的不成人？我聞觀世音人都稱他是觀自在菩薩，難道他也不成人？」沙彌笑道：「自在也有分別，人稱菩薩的自在是如如之義；你說的自在，乃是痴心腸，怎麼比得！我若不是隨著金身羅漢竊聽得些緒論，今日拙口鈍腮也要被你盤駁倒了。閑話慢說，且去訪問要緊。」二人一同沿著河岸尋人訪問。人卻不見一個，忽見河岸旁豎著一片碑石，碑石上寫著「通聖河」三個大字，下邊又有三行小字，一行是「上接須彌」，一行是「東至昆侖」，一行是「西至靈山」。二人看得明白，滿心歡喜。忙走回船邊，纔將行李搬了上去，唐長老的馬已到了，見二人亂著上船，忙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這河通哪裡？這船是誰人的？也要訪問明白，怎就胡亂上去！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不消狐疑，我們已訪問明白了，這河叫做通聖河，往西去就是靈山，現有碑石。這船雖不知是哪家的，既在河裡，自然是捨了渡人的。就借他的送我們一程，也不叫做欺心。」唐半偈便不言語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不用躊躇，既來之則安之，且上了船再作道理。」唐半偈到此進退兩難之際，也只得懶懶的走上船來，小行者將龍馬也牽了上去。豬八戒見師父上了船，恐怕又生別議，急急的尋著一根篙子，將船放到中流，對著渡口一直撐去。

船一開，恰乘著倒流之流溜，霎時就去了有七、八里。豬八戒快活不過，就對著小行者誇嘴道：「我尋的這船兒何如？莫說師父的馬走不及，只怕比牧童說的雲渡還快些哩！」小行者聽了笑一笑道：「且看。」不期那條河涌過了一個急灘，水便漸漸淺了，水淺船便去得慢了。豬八戒恐怕師父說什麼，忙拿了篙子走到船頭上去撐，自家撐了二、三里，覺船大吃力，因又尋了一條篙子遞與沙彌，叫他幫撐。兩人又撐了里餘路，爭奈河裡的水一發淺了，那船一發撐不動了。兩人東一篙，西一篙，呵噯呵噯的，只撐得滿身臭汗。小行者笑道：「水淺船大，兩根篙子如何撐得他動？依我說倒不如上岸去扯纖。」豬八戒聽了道：「師兄說得是。」因豎起枚頭，尋了兩根纖繩，同沙彌沒過水到岸上去扯纖。初扯時，水雖淺，還在水裡，好扯，扯了一會，漸漸不見水都是泥了，哪裡扯得動！豬八戒又恐怕師父嚷，又恐怕小行者笑，沒奈何只得彎著腰，象狗一般死命往前扯。沙彌扯得沒氣力，只管站著沉吟。豬八戒發急道：「你不幫扯倒沉吟些什麼？」沙彌道：「想我們真是呆子，要圖安逸纔上船；上了船若似這等趴在地下掙命，轉覺挑行李走路又是神仙了。」豬八戒忽然想回意來，遂直起腰來將纖板往地下一甩，道聲：「啐！真呆子！」忙忙的跑回將船扯到岸邊，亂叫道：「師父，上岸吧！聖河裡水枯，去不得了。」唐半偈聽了便大罵道：「好畜生怎捉弄我？我方纔不要上船，你又再三攛掇我上船，及上了船怎又叫我上岸？」罵得豬八戒不敢開口。虧小行者在旁勸解道：「師父，嚷他也沒用。你方纔不曾聽見那牧童說，只怕是腎水枯，泛不得張鷟之棹。如今果然聖河水枯了，只得要上岸。」唐半偈聽了默然，沒奈何只得聽小行者牽馬上岸，又騎了西行。

豬八戒脫了撐船處纖，身體輕鬆，挑起行李，就是登仙的一般快活，趕上唐長老道：「師父，天將晚了，快些走，趕到個鄉村好去借宿。」唐半偈埋怨道：「若不上船耽擱工夫，此時也去遠了，卻撐篙扯纖弄到這時節，再趕也遲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天色還高，馬走得快，不遲，不遲。」就用手在馬屁股上狠狠的打了一下，那馬乃是龍馬，從來不遭鞭策，今被豬八戒用蠻力打了一下，一時負痛，忽長嘶一聲，就似奔雲掣電一般往前跑去。唐長老不曾留心，三不知馬往前跑，一時收勒不住，被馬顛了幾顛，閃了幾閃，幾乎跌將下來，雖狠命將韁繩扯住，兩腿夾緊，全身伏倒，一霎時就跑去有一、二里；忙忙左扯右拽收得住時，已驚得面如金紙，汗如雨下，腰已蹬痛，腿已夾酸，兩只手俱扯得通紅。那馬將要住，又聽見後面一人聲，又跑一陣方纔徐徐立定了。唐半偈見馬住方滾鞍下來，弄得手足無力，竟跌倒在地，一時沒有氣力，爬不起來就坐在地上喘氣。喘了半晌，三個徒弟方纔趕到，看見師父已喘做一團說不出話來，大家慌得只是跌腳。小行者埋怨著豬八戒道：「該死的夯貨，龍馬可是狠打得的？還是師父騎慣了會騎，若是坐不穩跌下來，豈不連性命都被你害了！」豬八戒哪裡還敢做聲，沙彌忙忙將馬牽開。唐半偈喘定了，方恨恨的指著豬八戒大罵道：「你這畜生怎這等大膽捉弄我？豈不聞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我與你有何仇？捉弄我跌得這等狼狽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我也不是有心捉弄師父，只因要趕路，輕輕的打了這忘八一下，不想這忘八禁不起，便奔命的亂跑，帶累師父著驚。如今師父下來了，等我再打他兩下，出出師父的氣。」唐半偈喝一聲道：「不知事的野畜生！你驚了馬跌我，怎不自家認罪，反要打馬？打傷了馬，前去還有許多程途，卻叫他怎生走？論起理來，該痛打你這畜生幾下纔是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不要不公道，打傷了馬愁他走不得路，打傷了我，前面還有許多路，卻叫我又怎生走？」小行者聽見豬八戒頂嘴，恐怕更觸了師父之怒，便大喝一聲道：「夯貨，還不走路！若再胡說，我先打你二口鐵棒。」豬八戒被師父嚷罵，巴不得走開，聽見小行者喝他走路，便假不做聲，挑起行李竟往前奔去。小行者見豬八戒去了，方來攙唐半偈道：「我纔望見，過了這亂草崗就有人家，師父須掙起來，趕過去好借宿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我被馬跑急了，控御的氣力全無，如何爬得起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又被牧童說著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怎被他說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曾說，肺氣弱御不得列子之車。師父還須努力。」唐半偈聽了，只得勉強爬了起來。沙彌見師父起來，忙將馬牽到面前，輕輕的扶了上去，一只手攏著，慢慢而行。

唐半偈雖然騎在馬上，終覺有些吃力，因說道：「我滿身骨頭都被馬顛痛，不知到人家處還有多遠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遠了，過崗就是。」唐半偈無奈，只得聽沙彌牽走。又走了半晌，只不見到，腰眼裡閃閃的一發痛起來難熬，忍不住又恨恨的罵道：「都是這夯畜生害我！」正恨罵不了，只見小行者忽從旁走攏來將馬約住道：「師父，且慢些走！你看前面崗子上怎一派紅光？莫不又有甚古怪！」唐半偈抬頭觀看道：「果然紅得詫異！倒象是失火一般。」沙彌用手指著道：「是失火，是失火！你看，一閃一閃的，火焰都有了！」唐半偈道：「這空山中有誰放火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你不知，近日的人心愈惡了。若是明明燒詐不得，就暗暗放野火了。」師徒們說著話，將走近崗邊。只見豬八戒亂卷著一身火草，直從崗頂上連人連行李的紅焰籠頭，急跑到面前，揮去旺蓬蓬的火草，再看時，臉上的毛髮已燒光了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豬八戒被燒得疼痛，只是咕，一個字也說不出。沙彌見行李上也有火，又急急抖落，尋扁擔挑了，又扶著豬八戒同走到唐長老面前。小行者先罵道：「你這呆牛夯貨！越越累越越夯了。這樣大火，我們遠遠的就望見，你走到面前，眼又不瞎，為何竟鑽進去燒得這等模樣？」豬八戒已燒得滿身疼痛，又見小行者不問原由罵他，氣得亂跳道：「一個火可是頑的！我怎的鑽進去？我就呆，就夯，也呆夯不到這個田地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不呆不夯，為何被燒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初上崗時，哪裡見有星星火種兒？一望去，滿崗都是乾枯的茅草，走到上面軟茸茸的，好不襯腳好走。走到中間，竟不知哪裡火起，一霎時滿崗都燒著了。若不是我為人乖覺手腳活溜跑了回來，此時已燒殺在火裡了。」沙彌道：「你既逃出性命來就是萬幸，這起火根由且慢慢查究；只是這火一發旺了，崗子上燒得路絕人稀，卻怎生過去？」唐半偈看了，愈加焦躁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要焦躁，我們的行事一一應了牧童兒之口，他說，只怕肝火動燒絕了棧道。你看這崗子一時間燒得走不得，難說不是老師父動了肝火！」唐半偈聽了，低著頭自忖，忽然悟了：「徒弟呀，你這話說得深有意義。我方纔因豬八戒驚馬跌我，一時惱怒，也只認做七情之常，誰知就動此無明，真可畏也！今幸你道破，我不覺一時心地清涼，炎威盡滅。」豬八戒聽了道：「原來這火是師父放了燒我的。燒我不打緊，只怕放火容易收火難。你看焰蓬蓬一條崗子都燒斷了。崗子的樹木又多，知他燒到幾時纔住，我們怎生過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呆子莫胡說！你且看火在哪裡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莫要哄呆子，難道就熄了？」及抬頭一看，哪裡見個火影兒？喜得個呆子只是打跌道：「這樣妙義真不曾見，怎麼燒得遍天紅的大火一時就消滅無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下根的人哪裡得知！這座山乃靈山支脈，老師父是佛會中人，呼吸相通，故如此靈驗。」沙彌道：「我們既同在佛會下，定然有緣。不消閑講，快趕過崗去湊合。」唐半偈見真修有驗，弟子們精進猛勇，也自喜歡，便將馬一帶奔上崗來。沙彌挑起行李，跟著就跑。豬八戒被火燒時滿身疼痛，及崗上的火滅了，他身上竟象不曾燒的，一毫也不疼不痛，一發快活，搖著兩只蒲扇耳

朵，就象使風的一般，走得好不爽利。

大家走上崗頭一望，只道樹木都要焦頭爛額，誰知竟安然無恙，不但草深如舊，連燒痕也沒半點，大家□分贊嘆。及走過崗來，早望見縹緲許多樓閣相去不遠，大家一發喜歡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追隨著如雀躍鳥飛，好不燥皮。不期走下崗來，沿著石壁轉有一個林子邊，忽然刮起一陣狂風，□分利害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突然而起，驟然而吹。突然而起，似不起於青蘋之末；驟然而吹，霎時吹遍黃葉之間。雖不見形，寒凜凜冷颼颼宛然有像；咸知是氣，條聿聿豁喇喇無不聞聲。一陣穿林，或飛花，或震葉，扑簌簌亂落如雨；一陣入嶺，或推雲，或卷霧，烏漫漫昏不見天。不是槍，不是刀，刮雜雜偏能入骨；尖如錐，快如箭，直立立最慣刺心。翻紅攪海，水面上弄波濤作勢；播土揚沙，道路中假塵障為威。無門可躲，難免車顛馬倒；有誰敢走？果然路絕人稀。

唐長老師徒們正然樂意前行，忽遇著這陣大風，直刮得東倒西歪，立腳不定。沙彌挑著行李被風一刮，直卷到半邊，幾乎連人都帶倒了。沙彌見不是勢頭，忙忙歇下擔子，抱著頭蹲倒了坐在上面。唐長老馬上招風坐不穩，竟一個倒栽蔥跌了下來；喜得小行者見風起得有些古怪，忙幫在旁邊一把接住，不曾跌倒，一頂毗盧帽銖下來被風不知刮到哪裡去了。風驟起時，豬八戒還裝硬好漢，吆吆喝喝道：「好風！率性再大些，竟將我們吹到了靈山，也省得走路。」當不得一陣一陣只管急了，就象推搦的一般，掙不上前，只得退回來靠著山坳裡那帶石壁。不期石壁土刮倒，一株松樹連土連泥滾了下來，幾乎打在頭上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趴倒了鑽到一帶深草叢中躲著，聲也不敢做，氣也不敢吐。大家躲了半晌，風方少息。唐半偈定定性，因問小行者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沒甚意思，總是牧童說的脾風發吹斷了天街。」唐長老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一字不差。原來這牧童是個聖人來點化我們，可惜我們眼內無珠，當面錯過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前面的錯過不要追悔，他少不得還要來，只是再來時不要又錯過了。」唐半偈又連連點頭道：「賢徒說得是。但要不錯也甚難，只好存此心以自警可也。」沙彌坐在行李上聽見唐長老與小行者說話，知道是風息了，方站起身來叫道：「師父不曾著驚麼？怎好好的天兒忽起這樣大風？」唐長老道：「我已被風刮倒，虧你大師兄扶住不曾吃跌，但吹去了一頂帽子，光著頭如何行走！不知可有尋處？」沙彌道：「這樣大風，連石頭都吹得亂滾，莫說這虛飄飄的帽子，知他吹到何處，哪裡去尋？」唐長老沒法，只得光著頭走，起身打點上馬，因跌了兩次，恐怕又有他變，要叫豬八戒籠馬頭，左右一看，並不見影，便問豬八戒為何不見？大家東張西望，盡驚訝道：「這又作怪！雖然風大，難道連人都吹不見了？」大家亂了半晌，方見豬八戒從深草裡鑽出個頭來道：「這樣大風，你們怎麼不躲？」小行者看見大笑道：「呆子，豬兒還要拜風，怎麼這等害怕！」沙彌也笑著接說道：「他如今弄做個草豬了，怎不怕風！」唐半偈道：「風已息了，天色將晚，還不出來快走。」豬八戒方爬了起來，抖去身上的亂草，看看天，果然風住了，不敢多言，四眾一齊相逐而行。果然是：

肝脾肺腎，地水火風，

一寸半寸，千重萬重，

步步是難，步步是功。

師徒們此去不知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